



外眼看广东

法国霹雳舞者卡米尔·雷格诺 Kami 和朱利安·桑马克西蒙 Bee D:

中国霹雳舞者已进入国际“头部战队”

霹雳 霹雳舞起源于嘻哈文化，其特点是在地面完成舞蹈动作。作为2023年中法环境月内容的一部分，法国霹雳舞的两位“大神级”人物卡米尔·雷格诺(Kami)和朱利安·桑马克西蒙(Bee D)在通过他们的双人霹雳舞作品《背靠墙壁》，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市民近距离领略了霹雳舞这一2024年巴黎奥运会新增比赛项目的魅力。

演出后，他们接受了新快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，他们表示，过去这两年，以亓祥宇和刘清漪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舞者，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，形成一股全新的东方力量。现在，曾经带有“坏孩子”暗示的霹雳舞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和接受，更多的城市舞蹈场所、面向初学者的低门槛工作室和国际交流机会，让遍布全球的舞者共同受益。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策划 新快报记者 罗韵
采写 新快报记者 罗韵
图片 陈文峰 郑健辉
视频 陈文峰 郑健辉 蔡佳
张晨露 刘怡雯

1 | 卡米尔·雷格诺 Kami: 26岁从体操和机械舞转战霹雳舞 小镇姑娘“高龄”斩获全法冠军

在遇到 Bee D 组成双人舞团之前，Kami 曾是一名体操运动员，后来成为一家舞团的专业机械舞舞者。在她生活的法国北部小镇，基本没有霹雳舞文化，更找不到任何霹雳舞老师。

业余时间，Kami 非常喜爱嘻哈文化和说唱音乐，“从音乐开始，我慢慢发现嘻哈文化还包括其他艺术形式，其中就包括舞蹈。在舞蹈领域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霹雳舞，喜欢其不断创新的特点。因为我之前练过体操，很多霹雳舞动作我都非常喜欢，很想练起来。当地没有霹雳舞老师，我就自学，然后尝试去认识一些跳机械舞的舞者，虽不是霹雳舞，但同属于嘻哈文化。”

她说，跟嘻哈文化中的其他艺术形式一

样，霹雳舞强调个人风格，舞者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形成独一无二的风格。霹雳舞内涵丰富，能够不断创新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总有新的动作、新的流派不断涌现。

依靠过硬的体操基础，Kami 掌握了机械舞，并成为一家舞团的机械舞舞者，也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 Bee D。“我看他在跳霹雳舞，心里好嫉妒他，我最初想学的就是霹雳舞啊。”

当时她 23 岁，这个年龄对霹雳舞舞者来说已经是“高龄”。因为这个舞种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，大多数舞者是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学习。

随着跟 Bee D 的合作越来越多，Kami 终于下定决心转行，这时候她已经 26 岁了。“我对自己说，这是我的梦，我想尝试，不想留遗

憾，所以一定要试试看。”于是，26 岁的这一年，“高龄”跨界的 Kami 只做了一件事，“我不断地训练、训练，还是训练。”

第二年，她开始参加比赛，以 27 岁的“高龄”，把全法霹雳舞大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。“我证明了自己，这条路是行得通的。”

对于想学霹雳舞的爱好者，Kami 说：“不要犹豫，要全身心投入进来，最开始一定要学好基础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这门舞蹈。然后要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，创造自己的舞蹈风格、自己的动作。要做到与众不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嘻哈文化就是这样。”



2 | 朱利安·桑马克西蒙 Bee D: 霹雳舞文化包含竞技与友谊 优秀舞者应多参与国际交流

跟 Kami 不同，Bee D 从少年时期就了解霹雳舞。他跟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舞团参加比赛，先后拿了全法冠军和欧洲冠军，也在国际比赛中拿过名次。

在这期间，他还在剧院参与霹雳舞演出，跟不同的舞团和舞蹈公司合作。2012 年，Bee D 认识了 Kami，一起组建了 Yeah Yellow 舞团。两人参加了很多国际比赛，也斩获不少国家级、世界级比赛的冠军。2017 年，他们首次制作了演出，并在美国启动巡演。

今年 10 月，在广州上演的《背靠墙壁 Dos au Mur》是他们 2018 年制作的，这也是他们首次来到广东。在广州大剧院的演出介绍中，主办方称他们为“大神级”的霹雳舞艺术家。而“背靠墙壁”这种说法源自击剑：当花剑选手为躲避危险而退后太多时，他最终会背对着墙壁，没有退路，只有直面眼前的挑战。

在一些传统刻板的印象里，跳霹雳舞的少年有时会给人一种坏孩子的印象，Bee D 说，在法国也有类似情况。“但是，嘻哈文化已

经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影响广泛。电视上常能看到，剧院里也可以，广告里也有，随处可见。嘻哈文化有很多形式，涂鸦、音乐、说唱、时尚以及舞蹈。如果能有一个面向各年龄段公众开放的场所，让大家可以来训练和分享，这样会很有意思。这可以是一个文化中心或一间舞蹈室，舞者们可以在这里展示、切磋，尽情地交流讨论。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整个城市的霹雳舞圈子都会受益。”

Bee D 认为，如果人们都来了解、展示，人们就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嘻哈与霹雳舞，那么之前“坏孩子”印象就会慢慢淡去。

从一门舞蹈到成为新晋的奥运会竞技项目，Bee D 认为，艺术和体育之间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。“嘻哈文化本身就包含竞技，无论是说唱、舞蹈，还是 DJ。人们总是追求不断提高，不断发展，不断超越对手。”

他强调，霹雳舞并非只是技术，也有非常艺术的一面。总有新的东西，新的潮流，新的动作，新的探索……永远在发展变化，作为嘻哈舞者，在台上也要不断创新。

“我们在编舞的时候，要做的就是创新，要做舞台上从来没见过的舞蹈。我们要寻找新的表达方法，改进我们的动作，提高应对能力。比赛中的霹雳舞已经有很高的艺术性，舞台上的霹雳舞同样如此。”不过，两者也存在区别，在舞台上因为时间充裕可以讲述更多的内容。一场演出可以有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，但比赛时最多只有一分钟来展示动作。表演的时长不同，会让两种场合的霹雳舞有所不同。

Bee D 和 Kami 曾来过中国，在比赛中遇到过中国的舞者。他发现，过去这两年，国际舞台迎来很多新面孔。“虽然我们还没面对面深入交流过，但是我们关注到中国舞者的成绩。今年夏天亓祥宇在 Outbreak 比赛中夺冠，刘清漪拿到了亚运会冠军。中国舞者已经抵达霹雳舞“头部战队”的水平，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”

来自东方的后起之秀纷纷崛起，作为“前浪”的 Bee D 表示，嘻哈文化就是要在分享的过程中发展。“国家之间，城市之间，街区之间，交流都是非常有益的。”